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 译

# 失忆的年代

*Glömskans tid*

KJELL ESPMARK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 译

# 失忆的年代

*Glömskans tid*

KJELL ESPMARK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忆的年代/(瑞典)埃斯普马克(Espmark, K.)著;  
万之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2869-9

I. ①失… II. ①埃… ②万…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2421号

Glömskans tid

© Kjell Espmark 1999

ISBN 91-0-300698-3

1999年瑞典北方出版社(Norstedts)第一版

此书翻译出版获得瑞典文化部艺术委员会资助,特此鸣谢  
Thanks for the support from Swedish Arts Council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助理编辑 崔琛  
封面插图 高行健  
封面装帧 王小阳工作室



失忆的年代

[瑞典]谢尔·埃斯普马克 著 万之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42  
插页 4  
字数 455,000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869-9/1·1356  
定价 88.00元

## 中文版序

《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的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遗忘的时代”。相同看法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从米兰·昆德拉一直到戈尔·维达尔：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如何抹杀其祖国的历史，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健忘症合众国”。表述最清楚的可能是伊凡·克里玛：“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第五部《仇恨》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所以，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全世界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系列的主线，应该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年代》里，笔者转动着透镜聚焦，用讽刺漫画的尖锐笔法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

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睡在哪里。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太太吗？而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会是我的孩子吗？这个系列的所有长篇小说里几乎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记忆，如果没有了我们行事的上下关联，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来。那么每个解释都会变得随意武断，方向也不可确定。本系列第一部小说《失忆》里的官僚埃利克·克尔维尔就特别经历了这样的情境。每次他企图搞明白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种不确定性，一种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爱之人的企图，让他不可能找到她。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对和权力纠缠的经济活动也一样——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有人会认为失忆好像是一种查禁制度，是市场或者政治权力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但如此解释就过分简单化了。失忆是从各种角度来侵害我们的——也是从我们内心。那个被谋杀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贝格的天使做比较的时候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特别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不过自我查禁比这种情况还要深入，“我们不应该看到的東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就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也就是说，“体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无辜和体面的艺术。”这是“天使的语言”。（参见此系列第五部《仇恨》，本书第 534 页）而这其实也就是失忆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正式公开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会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

这种情况听来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等级系统崩溃、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环境里，其实连悲剧都是不可能的了。克尔维尔就提到：“好像我们上面的高大空间已经崩溃了，让我们变成二维空间里的平面，就好像是一个被踩扁了的阴虱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剧模式里。”他也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悲剧，一种闹剧里的绝望”。（参见此系列第一部《失忆》，本书第20页）不少批评家在这些小说里找到了黑色幽默，而这也很好呼应了作者的初衷。

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七个人的独白，因此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个人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看来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民粹主义的报刊主编，看来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个老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说法（《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寡头，对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自己的描述（《复仇》），然后是一个备受打击的妇女，为我们介绍她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中也曾有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我这个系列里，人们落入的是人类的地下室层。那些陷在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人物确实都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细密刻画的个人肖像——但这一个人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是一部**浓缩**在一个用尖锐笔触刻画的单独人物身上的社会史诗。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

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她的焦虑不安、热烈欲望和茫然失措，并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

《蔑视》中的那个老女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看到垃圾在她周围堆积起来：空纸箱、橘子皮、陈旧而酸臭的尿布、一个废弃的冰箱和被刺破了床的床垫，全都堆积在不停飞舞的一群苍蝇之下。这个垃圾堆其实是她一生感受的蔑视的具体化。以同样的方式，《仇恨》中的首相被关在一个富人通常在那里购物的食品商场里。这个商场是市场经济的物质表现，他感到自己是被囚禁在里面，只有很小的活动空间。而谋杀者如此之多，拥挤在他周围，也具体形象地显示出他从多方面感受到的仇恨。

和常规叙事散文相比，这个小说系列对读者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人的精神生活转化为具体图像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是内在和外在事件的双重揭示。最苛刻的方面也是和大多数小说结构不同的密集性。我的雄心是把本来可以写成四百页的小说压缩在一百页之内。凡是没有绝对必要的段落和词都删除。要达到这样严格的经济和简略，就要求精准和知性方面的含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需要精确和可靠，全都能清晰展露在读者眼前。所有这些特色，我们通常都习惯于在诗歌而不是散文语言中看到。在我看来，好的小说散文语言是诗歌的孪生兄弟。

这个小说系列里贯穿始终、统领一切的模式也得到了一部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品的启发。穿越了整个小说世界的行动可以追溯到但丁《神曲》里穿越地狱的旅行。但谁是这个旅行者，是谁在这个影子王国一般的社会里一会儿和这个人物相遇，一会儿和那个人物相逢？我的想法是读者。正是对着读者，我的每个小说人物在说出独白。他们正是想抓住读者，努力要让读者相信他们，也许还要欺骗读者，不过首先是要把读者抓住，这样才能有一个谈话的对手，然后才能有办法搞清楚自己的情况。只有读者也在场，这种独白才有可能进行下去，是

读者的回应使得独白成了对话。这七部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其实还是你。

瑞典最大早报《每日新闻》将《失忆的年代》称之为“二战之后瑞典小说散文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社会批判杰作之一”。

*Gillespie*

2015年3月

---

译注：

托尼·朱特 (Tony Judt, 1948—2010) 为英国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战后：1945年来的欧洲史》。米兰·昆德拉 (Milan Kundera, 1929— ) 为长期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代表作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戈尔·维达尔 (Gore Vidal, 1925—2012) 为美国作家，擅长创作当代历史小说。他说的“健忘症合众国”英文为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和“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谐音押韵。伊凡·克里玛 (Ivan Klíma, 1931— ) 是捷克作家和戏剧家，代表作有《被审判的法官》等。

## 目 录

中文版序

.....

1

失忆

.....

1

误解

.....

101

蔑视

.....

185

复仇

.....

293

忠诚

.....

377

仇恨

.....

463

欢乐

.....

551

译者后记

.....

634

来自中国作家群的评论

.....

655

# 失忆





我很高兴你来找我。你在走廊里的快速脚步声，就已经使我本来几乎停止的思维运转了起来。你的动作里有一种期望，使我又有可能找到词汇。而你自然而然地坐下，就像在一个老熟人家里，尽管我们两人都知道，这样的关系其实早已不存在。让我这么说吧，你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把你我算成同一个圈子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本来确实是可能成为朋友的。

摇曳的光线里我很难看清你。当我想确定你的形象的时候，你的样子却散开和重叠。但是我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呼吸声，不是那种气喘吁吁的呼吸，好像你曾经快步爬上楼梯，或者因为咄咄逼人而来势汹汹，你只是平稳悠然地呼吸，像在等待着什么。我感到你在偷窥着我的手提箱。你当然已经明白，这只箱子就是我的记忆。是啊，你得原谅我，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口气有点苦恼。就像某种外在记忆物如今已经必不可少一样，当你的无能为力就这样成为眼下的问题，你也会一样感到烦恼。不过，就调查工作来说，这样的安排是一个前提。没有了手提箱，我就完全束手无策了。

我知道，我必须赶快抓住你的注意力。否则你只会听几秒钟，越来越不耐烦，最后就站起来走掉了。我可正需要你呢。我想你也需要我。也许，我要说的事情也关系到你的生活，至少触摸到了你我生存

的根基。我要试试进入正题。

就我的理解来说，你来找我，是想知道失忆到底是怎么回事。原则上，派一个负责调查此事的人来说明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了，没有人更合适。我只担心，你会过高估计我对这个问题的掌握程度，但是我还是要尽我所能，不要让你再莫名其妙。作为回报，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是啊，再找到她。我想捕捉一个名字，但是已经没什么名字存在，这你当然明白。尽管有一个名字几乎就在唇边，可我不敢说出来。要是说错了，那我就等于闯入了一条不能回头的死胡同。我必须让这个问题开放。

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来评估这些不多的线索。属于这次调查范围的文件只占了这个手提箱里的主夹层的一部分。在侧夹层里，我放的是我个人材料里剩余下来的文件。我没有计算那些塞在各个衣袋里的成堆的记事条，我来不及看，但是也不敢扔掉，这些能提醒我的纸条越来越多，像杂草丛生，简直要把我的头都埋起来了。你能看到，那些放在私人文件夹层里的材料并不多，是我随身带的不同种类的证件，有些已经损毁或褶皱了，有些是比较新的，一些照片、几张收据、几本日历簿、一两张账单等等。这些文件实际上对我也是陌生的，就像它们对你应该是陌生的一样。

当我开始挖掘我的个人历史的时候，必定是有过担心的，生怕用这种方式来抗拒健忘症是违法的——是，我更喜欢“健忘症”这个词，而不是更流行的用语“失忆”。我显然已经查看过了目前有效的法律文件。在这个记事条上我看到，我甚至和司法部的主管提到过这件事情。是27号，没有写出月份。但记事条上写着“同意”。那个笔迹是我的：这是我最基本的身份。只有一个迹象是让人不安的。在这张纸条上的“同意”下面写着：“不过得睁大眼睛”。还有一个问题预兆着灾难：“你的一一调一查一呢？”显然每个字都下笔很重，做了强调。不可理解。

现在你坐在我的面前，这就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机会，能帮我从绝望中清理出头绪。我可以对照你的茫然来测试我的茫然，可以一起搜

查我们正在扩大的空白，一段一段地推进……我不是要搞明白那种小事情，比如说你不记得自己成长时期的事情，或者不记得昨天晚上在哪里，或者是你正在做的随便什么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毕竟还是学会了应付。不，我想到的是每个晚上当站在我们称呼为“家”的门前时的无奈与无聊，不知道在门后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面孔。几个陌生的孩子向我走来，试着用一种称呼：爸爸？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一个犹犹豫豫的拥抱，或者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口气可能就像学校的女教师，也可能就像一个监狱的看守。想想看，其实这就是她！我可能和她睡觉，可能不睡。不记得。但很可能今天晚上和昨天晚上不一样。

我肯定被赶出来很多次了。很多迹象表明，健忘症是分布不均的。分布最密集的很可能就是我通常在里面活动的那个圈子。有时，会有人感觉我是陌生人，他们会排挤我。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些想找到家的绝望尝试，只是一种寻找的迹象，延伸过我的整个生存状态。我反反复复地翻遍了我的文件，焦急迫切地寻找什么踪迹……对，她的踪迹。我在我的材料中要找的是那样一些要点，其中有一些更重要的前后关联会突然清晰，一行字，或者一张照片，能给一个巨大而未知的部分投上出乎意料的光芒。但是你必须帮助我来看看。

我要把我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一点。瞧瞧这张男孩子提着鱼的照片。我敢说这张照片照的是我，大约9岁时的样子，从脸上已足以看得出来。这个男孩提着的是一条三文鱼，肯定有一公斤半重。在另一只手里他拿着一个带绕线轴的钓鱼竿，一种简单的男孩型号的鱼竿，带有绕线轴但没有什么精致的雕饰。虽是在生活片断之中，但一切都非常清楚：一件格子背心，宽大的高尔夫球裤，过分显小的帽子——还有这条难以置信、闪闪发光的鱼。你能看到，男孩站在一条宽敞的摩托艇甲板上。收起来的桨在他身后像个V字叉开。沿着地平线伸展的必定是北方省份的针叶林河岸，石头很多，偶尔有一两根圆木矗立水面。一个有着像是三桅船轮廓的沙洲正被精确地勾画出来；每根枝杈都清晰可辨。但是最清楚的事情是照片里没有的——拍照的人。整幅画面

都是对着他的，服从着他的导演。这男孩带着关注的目光摆着姿势，把闪光的鱼伸过来让他评估。照片里找不到的父亲，要是身影落在艇上，就能更加清楚。这是一个从不露面的父亲，虽然他总是就在现场。男孩显然是一个离婚家庭的孩子，而且生活在离婚依然是件大事的时代，能把孩子扔到不分阶级的地方：既不是资产阶级子女，也非工人子弟，什么都不是。这个男孩的皮肤细薄得透明。在这个胜利的时刻，手提着鱼，他就像是一个候风地动仪。他必须用皮肤测知现实中的每一次地震，能及时躲避，保卫自己，得以幸存。一定是这种灵敏度，使得照片如此清晰。这张照片本来应该被白色和无意义淹没。但这个男孩紧张的注意力让每个波浪、每节树枝都各就各位，定格不动。更是他的眼神使得父亲在照片里也如此清晰。有你的帮助，我就能看见。

我其实是在尝试建立那种视角，能够鸟瞰各种事情有广阔关联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我就能为自己找到方位，找到一条道路，通向……。我们必须给她一个名字，一个无论如何不是欺骗性的确定的名字。如果我们叫她L，你是否觉得奇怪？这个字母在任何情况下都比较可靠；这个问题我以后还会谈。只是一个字母，就几乎不会关闭太多的门。我承认，这样一种命名有点让人难为情，因为从某种观点看缺少亲密性。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是比较合适的，能让你保持某种距离。毕竟你很快也会看透这些或许越来越脆弱的私人事物。

我寻找的就是这样被光明照亮的时刻。我相信，他们在什么地方等待着出现，在那些最无法预见的地方——就那方面来看也是在官僚活动中。这个部门已经是这样一个幸运的瞬间的产物。而这是我自己建立的部门也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深信不疑——这不是出于什么我对特权的饥渴，或者出于努力把更多的影响力抓到我手里的一种企图。实际上我对荣誉或权力都没有兴趣，不是为了荣誉和权力本身，而是把它们当作工具，以便能提供人们期待我提供的东西。不，这个部门就是某种远见的结果，而我对此自然没有任何记忆，但是也不难设想。你可以想象一个组织——一个内阁部门或者一个行政署或者现在的什么政府机构——有一天突然发现在他们下面还有另外

一个机构。那时就应该增加一个或几个下属机构，这样才能让他们互相沟通。可是也得设想在更高级别上所说的这个单位要和更多其他单位合作，协调投入的力量。这就反过来要求在沟通方面投入新的力量。最后，你坐在那里，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对付一个不能全面考察的网络。本来是为沟通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它的庞杂，编织成一个阻挡所有信号通过的大网，一切就都停止在了自身内部的喃喃自语之中。此时此刻，我倒突然清楚地看到，各种连接应该如何安排，才能创造几个小时的关联：脸上要燃起火光，各种功能和有关联的事情要清理好，一个不为人知的等级出现了，带有古老蚀刻铜版上的清晰，如一个圣经雕刻，那上面神圣的光芒正从破碎的云缝间向下射出，照亮了树林和田野。

这种图像是从哪里来的？我无法回忆起任何圣经的插图。那是一种干扰。好像是另外一种意识，在一瞬间通过了我的意识。

我寻找的是和这个男孩的猎物有亲属关联的东西，那只野兔不太像是真的，从拼图图片般的叶子、云彩及曲折徘徊的小路中猛然钻出来，现在又把自己淡淡的光芒照射到整个森林之上：一个让人醒悟的时刻，能捕捉住之前的岁月和往后的岁月，捕捉住人的关系、背叛和闲言碎语的沉默，一个能够克服正迅速扩张的失忆的时刻。

最好的帮助手段自然就是这些照片。可惜，我只持有不多的几张照片。有两张是曾经贴在照相簿里的，在后面有同样的浆糊痕迹，有同样的灰红色纸片。其余照片，能够为我打开过去的大门提供钥匙的，都不见了，还放在很多叫做“家”的地方的其中一个里。这些我抢救下来的照片可能在某次我们分手时被放在某个钱包里，或者是被放在一个衣兜里带在身上——因此褶皱得不成样子了。

奇怪的是没有什么她的照片。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首先没有确保给自己留下她的照片。也许我有过一张照片——或者更合理的说是有过数张——但被偷掉了？我会把一张如此珍贵的照片忘记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带走了其他照片，这简直不可相信。但是，谁会有兴趣来偷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呢？就算她也许是非常漂亮